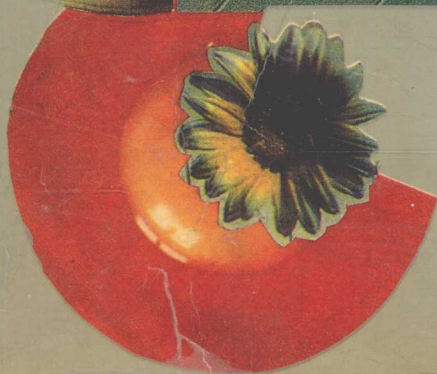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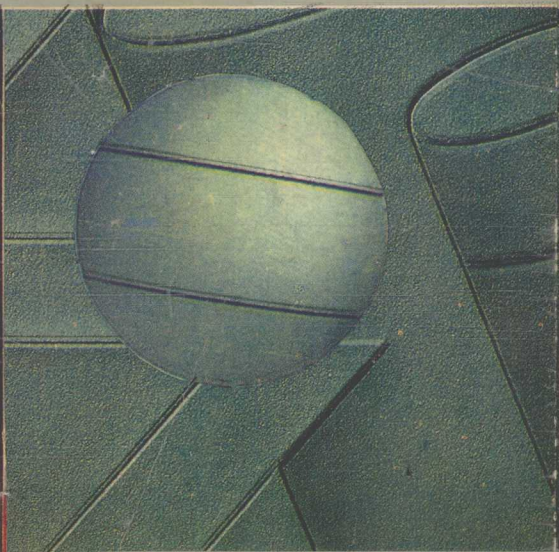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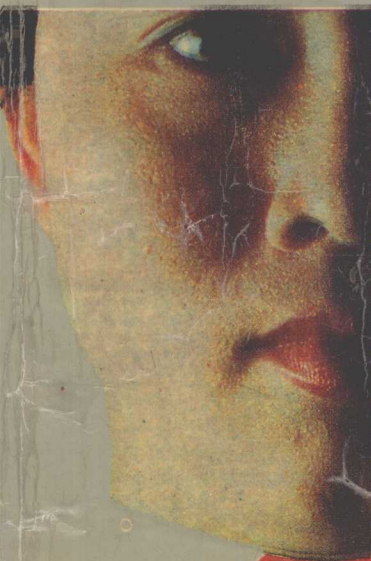




太阳城的女儿

蓝艰 著

重庆出版社





太阳城的女儿

蓝艰 著

重庆出版社

作者小传

蓝艰，本名蓝应彬，男，四川资中县人。

故乡漫山遍野的甘蔗林和沱江清流中那游曳的小鱼给予他童年无边的遐思与梦幻。15岁的他，于初中毕业后，便被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掀起的建设热潮卷进了重庆的一家大型兵工厂，当了工人。从此，他经历着、感受着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人生旅途的曲折坎坷。

作者于1958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迄今出版和播映的有话剧《师徒三代》，电视剧《墓碑下》。

作者于1965年曾出席全国青年文学积极分子大会。现为重庆作家协会理事，重庆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剑门》杂志编辑部主任。

序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活跃的重庆工人作者，至今仍努力不怠，继续在写作和发表作品的，就我所知已经不多。蓝艰同志是坚持下来的一个。所以当我看到他结集几个时期作品的《太阳城的女儿》这部书稿时，觉得分外欣喜，同时也颇多感慨。

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文化城市，从解放起，陆续涌现的一批工人业余作者，也曾初露才华，有所作为。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的不多。有的苦于无法提高，创作上难有突破；有的苦于创作条件所限，困难不易解决；有的缺少机遇，得不到及时的支持。在可以使一个作者发表几篇初作之后，无以为继，业余的文学事业中途夭折。

工人作者的成长是很艰难的。但是最大的艰难，还是创作的艰难，还在作者自己。例如，工人作者身在工厂，理应写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但一般认为“工业题材”比“农村题材”、“军事题材”难写。而所谓难写，往往是指现代工业的技术问题，很难说清楚，越说越枯燥，离文学也越远。五

十年代被贬称为“车间文学”的，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文学应该绕开的歧路。文学的对象是人，不是机器和技术，是人的全部活动及其复杂深广的社会联系。研究人，写人，才是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甘苦。建国以来，凡有所成就而不停步的工人作者，都是在创作的实践中学习创作，碰钉子，走弯路而百折不回者。得出教训，继续努力，他们走的是一条从无到有，从粗到精，从生活到文学的实践之路。

阅读蓝艰的这些作品，引起我的这些回顾，并非想用来证明什么理论，只是想说蓝艰是走在这条甘苦具备的路上。当年《白发歌》的作者，如今自己也两鬓染霜，还是锲而不舍，有滋有味地行进在业余创作的路上。这份追求，这份真挚，爱和耐力，无论如何也是我们文学的一种可喜的证明。从《白发歌》到《新的家》，证明了作者的视野在扩大，笔触在深入，向着生活的纵深在突进。我特别喜欢《新的家》。在这个不长的短篇里，表现一个工人孩子对旧居的怀念，对生活的天真的渴望。是值得深思的人生至理。足够让热爱生活的人们，品味无穷，而对另一些自诩“高贵”的冷漠者，则是永不可及的悲哀。

这些作品时差很长，也不免留着建国以来创作上某些影响的痕迹，例如从篇幅甚长的《降魔记》，可以看见那个矫作的“龙江风格”的幻影。但从所有作品的总体看，作者是在努力摆脱旧套，随着时代前进，向生活和文学靠拢。从磨刀房的李师傅到“新记录”中的李师傅，人物在逐渐丰满。

表现手法也在多样化，如《球迷轶事》和《赶船》从侧面切入，《私房钱》和《命运》表现了前进中的迂回，心灵深处的自白。更应称道的是，作为“神剑”系统的老作者，认真而及时地写出了系列大厂系列改革的系列报告文学，从《明星厂长》到《红花绿叶的赞歌》，一篇比一篇写得好。这是作者为工人服务的具体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切实工作。

我对重庆工人作家的近况已经生疏，但怀念甚深。通过对蓝艰作品所说的这些话，也是对大家的祝愿。愿蓝艰和更多工人作家中的老将和新秀，在文学的道路上锲而不舍，摘取更新更美的花环，是为序。

殷白

1991.1.5，重庆村

目 录

故乡行.....	1
青春礼赞.....	50
获奖归来.....	69
拈坨坨.....	88
太阳城的女儿.....	104
“江龙”腾空记.....	119
到水源工地去.....	129
球迷轶事.....	144
赶船.....	150
私房钱.....	159
命运.....	166
新的家.....	174
迷糊师傅.....	187
白发歌.....	204
“新记录”创造者.....	213
爱.....	220
降魔记.....	225



厂长中的明星.....	251
长风破浪会有时.....	268
崛起在古夜郎国的土地上.....	296
创造美的人们.....	312
红花与绿叶的赞歌.....	324

故 乡 行

198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气候乍暖还寒，棉衣外罩着一件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徐丽华拎着两只沉甸甸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走出平阳县汽车站。她已40多岁，却没有发胖，一米六三的身子更显得身体单薄。她连续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和汽车，神态十分疲惫，平时那双清亮的大眼睛，此时满含忧郁地四处张望。车站门前人群熙攘，人头攒动，人声嘈杂。这个她牵心挂肠的故乡，这个她梦萦魂绕的圣地，这个她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江南小城，竟没有一张迎向她的熟悉的面孔，竟没有一声喊叫她的亲切的呼唤。她忧郁的眼里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心中涌上隐隐的不祥之兆。她痴痴地站了片刻，把齐耳根的短发朝后甩了甩，便挪动她那清瘦的身体，在阴沉晦暗的天气和刺骨的寒风中，向座落在这小城北街街尾的老家走去。

四天前，在重庆，在他们军工厂的车间里，徐丽华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她在半天之内办好了探亲手续和筹措到一

笔钱，第二天凌晨两点，便告别了孩子和爱人，开始了漫长的汽车——火车——汽车的长途颠簸，心急火燎而又迷迷糊糊地赶回了故乡的小城。她走了一段路又停下来换一换手中的两个沉甸甸的旅行袋。旅行袋里，装满着母亲最爱吃的四川的柑桔和被母亲称之为麻辣豆的山城特产怪味胡豆。她相信，母亲见到她千里迢迢地赶回来，病就会好！自从前年姐姐、姐夫相继去世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她就是母亲唯一的亲人了。

刚看得清楚她家临街的两间门面，两个雪白的花圈就闯入了她的眼帘。她的心突然一阵紧缩，旅行袋在她手里一松。“娘！”她尖叫着奔向家门，“咚”地一声便跪扑在母亲的遗体上嚎啕痛哭起来。

表姐拿来一只黑纱，为她套在手臂上，把她扶起来，劝慰道：“丽华，你远道赶来，千万别把身体哭坏了，先休息一下。”

“丽华，你母亲是今天早上5点多钟落气的，断气时还叫着你的名字，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叫你。”邻居风英哽咽着说道。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报给我？哪怕早一天也好啊！”她呜咽着，有气无力地责问旁边的外甥邹阿宝。

“我……我……”精精瘦瘦的邹阿宝避开丽华的眼光，嗫嚅着说不出话，一副尴尬的样子。

“阿姨，我们想……我们想……”邹阿宝的老婆方萍急忙接过她丈夫的话，但一张口，同样也说不出什么来，她年纪

与阿宝一样大，也33岁，中等身材，但皮肤白皙，身材匀称，特别是那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透出了太多的精明。

这时，方萍那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姑妈从他们两口子的身后走上來，两片薄薄的嘴唇一张就说：“他阿姨，我们都以为他外婆会好的。老人家年纪大了，三病二痛也是常事，因此就想等两天，看一看情况再决定给不给你打电报，因为你路程那么远，来回一趟不容易，路费要花几百元不算，还要影响你工作，因此我们就不敢轻易惊动你。没想到，他外婆这样快就去了。他阿姨，人过七十古来稀，他外婆75岁，也算长寿了。人嘛，总归要走这条路的。我看还是先商量丧事怎么办吧。”

方萍姑妈这一席话，说得满屋的人直点头。她年约五十四、五，平日保养得好，加上衣着讲究，身材高大肥胖，烫过的头发梳得十分平整，看上去竟与44岁的丽华年纪相仿。她往丽华面前一站，恰似一堵山墙，把她的侄女和侄女婿都遮住了。

整个屋子一片静寂，只有丽华悲痛的抽泣声揪得大家心都紧了。

“我没有经历过这事，该怎么办呢？”当丽华从悲痛回到现实中后，她便哽咽着茫然地问了一声。

表姐叹了口气说：“姑姑生前就与徐家村的人说好了，死后，要与姑父合葬。姑姑生前特意嘱咐过，丽华路远，往返不容易，家里负担又重，一切人情不收，丧事从简。”

方萍姑妈连忙又插言道：“他阿姨离家太久了，人生地

不熟，外婆的丧事就由阿宝经办吧，所有花销阿宝先垫上，帐目记清就是了，他阿姨，你说这样好不好！”

沉浸在悲痛中的丽华，身躯和脑袋都已麻木，人家说什么，她就下意识地点点头。

经过两天的忙乱之后，第三天上午出殓了。天色依然阴沉，在“呜哩——呜哩啦——”的唢呐声中，在一片唏嘘的哭泣声中，10个壮年男子将棺材的粗大杠子扛上了肩，在低沉有力的一声“起”的呼喊声中，汉子们虽然涨红了脸，但铺着一床红缎被面的黑漆棺材却纹丝不动，几经反复，棺材仍如同钉在地上一样。围观的人群一片哗然，有人惊呼道：“哎呀！老太太扎杠啦！”

“徐老太太不愿走，不愿离开这房子！”

“就是啊，她这两年，为这房子伤透了心。”

.....

从棺材纹丝不动到人们议论中，丽华隐约感觉到母亲临终前曾受过委屈，人们才表现出这般的义愤。想到年老体弱的母亲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远在异乡。想到此，她不由伏跪在草结上，泪如涌泉，悲声大放：“娘呀，怪我回来迟了一步，才使你老人家有屈无处诉，有话无处说呀！娘呀，女儿16岁离开你，28年来，没有孝敬过你一天，我对不起你呀！娘呀！我的亲娘……”

这时，抬棺材的那队人中，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他走到棺材前面高声地对着棺材说：“徐老太，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看着长大的，今天是来帮忙送你上山的，不要为难

我们了，我们一定会平稳地抬着你，你放心去吧。”说完，他虔诚地对着棺材鞠了三个躬，然后手一挥，大家忙弯腰搭杠，他高声喝道：“请她归山——”

“噢啰嘘！”众人应和着，一下子伸直了腰，稳稳地将棺材抬了起来。

慌乱中，没人去深究，到底是徐老太在扎杠，还是众人在为她扎杠？

唢呐又一次“呜哩——呜哩啦——”起来。

端灵牌的，抬棺材的，丽华的表姐扶着丽华，方萍的姑妈扶着方萍，徐老太的生前好友，左邻右舍……送葬的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

表姐一只手紧扶着丽华，每当抬棺材的队伍停下来休息换人时， she 就把另一只手拿的草结放在地上，让丽华跪在上面，俯下身去，大声哭泣一番，这是表姐早上告诉她的这一方现在时兴的风俗。其实，自从回到故土，丽华的眼泪就几乎没有干过，对她来说，这种跪哭实在是一种形式。但在此时，似乎唯有某些形式才能寄托她对母亲的哀思。

她每次下跪，方萍“外婆呀，我的外婆呀！”的刺耳的哭叫声，都及时地响彻在整个送葬队伍之中。

徐家村离城三里路，抬棺材的队伍离开大路到村子那边的坟地时，按风俗，送葬的妇女在岔路口跪哭后，就该转身回家了。

此时，方萍在她姑妈的搀扶下，从后面赶上来与丽华她们跪成一排。返回路上，丽华不时地边哭边回头朝送葬的队

伍张望，悲痛欲绝。方萍则大步大步地超在前面，赶回家去抢“门头”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女儿抢坟头，媳妇抢门头”。据说媳妇抢到“门头”后，预示着以后她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了。作为外孙邹阿宝的媳妇方萍，居然也要去抢徐家的“门头”。

丽华的表姐看到这种情形，又看到悲痛欲绝的丽华，想起姑姑生前的嘱咐，不觉悲从中来，竟又和丽华一起泪水长流，痛哭起来。

回到家，方萍的姑妈端着一盘发糕，正等着她们。她的旁边，方萍一面吃着发糕，一面掰下一些碎屑，朝屋里抛撒，方萍的姑妈夹了一块给丽华，丽华实在不想吃，要放回盘内，方萍的姑妈马上制止她，兴味盎然地说：“她阿姨，这块发糕是一定要吃的，吃一点，朝你在四川的家的方向甩一点，往后，你家好发财，后人好高升呀。虽然你们在外面工作的人不相信这一套，但是入乡随俗嘛，图个吉利。”

丽华迟疑了一下，还是将发糕放回盘内，慢慢走到屋里，在娘睡过的床上躺了下去。

二

中午在徐家村办了10桌酒席，在北街食店办了3桌，算是把街坊邻居，远亲近友及帮忙的人都招待了。晚上又专门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招待几位好友，这些人大都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他们不便出现在众目睽睽的哀宴中，在家里招

待，影响就会小些。

几番寒暄，几番安慰，空气里飘着浓郁的酒香，桌子上杯盘狼藉，酒席终于接近了尾声。“方萍啊，你烧的这几盘菜还真可以，味道呱呱叫呢！尤其是那汤，上海人最讲究那汤，到底是大地方来格哦！”公安局的预审股长老吴心情愉快的时候，说话就喃呀吡呀地带个尾音。他是丽华老同学颖琴的爱人。丽华没想到，只是两三年的光景，他竟成了脑满肠肥的胖子了。

方萍连忙恭敬地双手呈上一支香烟：“哎呀，吴股长，不要见笑了，我是瞎弄的。”

“怎么样？我说方萍的素炒冬笋丝和清炖全鸭原汁汤，堪称双绝嘛，现在你们服了吧！”劳动局的李股长打着饱嗝说。

方萍赶紧把一张热腾腾的毛巾往他手中一塞：“李股长，你最爱取笑人了，李嫂子的红烧团鱼那才叫绝哩，我不给你宣传了，我怕以后吴股长会把你家的门槛踏破！”

说得大家都哄堂大笑。

“好！我们就不多谢了，嘴一抹就走啰。”笑着，吴股长喷出一口烟，站起身来。

门前街道上，路灯昏暗，人影稀疏，细雨濛濛，冷风扑面。送客出门的丽华向落在后面的吴股长说：“老吴，母亲在时，承你经常来看她，实在不知该怎样来感谢你……”

“哪里话喃！老太待我恩重如山，我这个做晚辈的理应如此得喃。”他降低了声音说：“颖琴喊你去得喃，明天是星期

六，我要回去，下午一点钟，我来接你，好哦？”

“再过几天，等事情忙完了，我就去。”

“也好，那就等几天再说。”他提高了声音大大咧咧地对站在旁边的阿宝说：“这回花销怕是不小的喃！阿宝把帐搞清楚，你阿姨远道而来，让她吃了亏，我可不答应你啰。”

“对，对，阿宝，你阿姨是远方来的客哟！”已经走出几步，正在与方萍说着话的李股长这时也插进话来。

锅碗瓢盆收拾好后，大家不由自主地都在方桌边坐下，阿宝拿出一个练习本，说：“阿姨，我今天下午抽空把帐算了一下，共计花费650元，请你看一看，”他迟疑了一下，又十分客气地说：“不过，看不看都没有关系，我……我想，我和方萍两人工资虽然不高，但这点花销，还是有能力对付的。外婆这最后一次花的钱，就由我全部承担好了。”说完，他虔诚地望着丽华，厚嘴唇咧得大大的，露出一排突出的牙齿。

方萍恭敬地给丽华送上一杯茶。

丽华的表姐愣愣地盯住桌面，一言不发。

丽华接过帐本，眼珠一动不动，她什么也没有看。

方萍的姑妈热情地接过来话来说：“他阿姨，你难得回来一趟，他外婆这一归天，你就是以后想回来也没有探亲假了，眼下丧事办完了，你就在这里多白相二个月再走。现在我们这方富起来了，鱼呀虾呀，鸭呀鹅呀，满街都是，阿宝和萍萍，你们要尽量买来款待阿姨，你们阿姨这几天身体亏得厉害，要让她好好补补身体。他阿姨，这点花销，你就让阿宝一人承担算了。至于回重庆的路费嘛，阿宝是一定要准

备的，自己的亲戚嘛，还不应该？！”

屋子里静极了，似乎听得见人们心里那“咚咚咚”的急速心跳声。

丽华终于开口了：“母亲的大事现在算是忙完了，感谢表姐、姑表姐连日来的日夜操劳；也感谢阿宝和方萍，为外婆的丧事跑前忙后，非常辛苦。”说着，她把帐本轻轻放在桌子上，“这帐本我有啥看的，难道阿宝还会做假？母亲只生了我和姐姐，姐姐去世后，按理，该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母亲的丧葬费用……”

“这算什么话，把我们摆到哪里去了呢！”方萍急忙打断了丽华的话。

“这是绝对不行的！”阿宝大声嚷道。

“他阿姨，你这话就说错了。常言道‘父债子还’，他母亲不在了，还有儿子，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来承担？”方萍的姑妈急着说。

丽华望着他们着急的样子，“那么，既然阿宝有这片诚意，我和阿宝就一人承担一半吧。”

听丽华说完，阿宝拧紧了眉头，方萍转身就冲进她的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方萍的姑妈站起身来，朝外面边走边说：“我这真是狗咬耗子……”

丽华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望着表姐，不知道自己刚才的几句话，在什么地方惹恼了他们。

表姐忧郁的脸上闪出一丝苦笑，轻声说：“我去给你打一盆热水来，揩把面，烫烫脚，该休息了。”